

悠悠岁月

茶兴满诗华

文/周苏蔚

这个夏日有点热,但我们还是在饮茶中品味出清凉。

自古至今有这样一句话,开门七件事:柴米油盐酱醋茶。这句话说了几千年。但是在今年第二届中国国际茶叶博览会上这句话被改了,改成“茶米油盐酱醋柴”。如果说,火在生活中被广泛使用,标志人类文明生活开始;那么茶放到七件事之首,标志着老百姓健康生活的开始。

因为一片叶,因为一杯茶,将千家万户勾连起来。“喝茶去”,渐渐让我们的生活更有意义。因为茶,才有了茶诗、才有了茶文化。有人统计过,中国历代的茶诗总数在2万首之多。

中国茶文化以诗歌为标志,显示其独特的艺术个性与审美情趣。饮茶、品茶、咏茶、题茶画等,是中国茶文化与茶文化美学的艺术载体,是茶的诗化,是中国茶文化的诗化。茶诗特别注重禅趣,倡言“茶禅说”。禅,是中国禅宗的一种思维方式。在中国茶文化史上,诗——禅——茶,形成三足鼎立之势。茶、禅、诗的联姻,以“天人合一”为哲学命题,

是中国茶文化的独特现象。所以我们常常看到“茶禅一味”这几个字。从审美角度考察,中国的“茶禅一味”有三个明显的文化美学概念:一是茶的清淡雅致与禅的正法眼藏、本性自然、机缘弥勒具有天然的契合点;二是品茶需要心境的内在文化。参禅要求心灵平和宁静,万念俱灭。构成品茶人与参禅者内外一致的必然性;三是茶禅提升了美学层次。茶的流韵、禅的机缘,是人生的体悟、凡尘的洗涤,是心灵的净化情感的升华。茶禅之美如秋菊之淡雅、修竹之疏影;如月色之柔美、白云之飘逸,如钟鼎之古朴、翰墨之流香。

金坛历史上许多名人写过茶诗,戴叔伦、储光羲,甚至数学家华罗庚,都有描写金坛茶的诗句。

金坛种植茶叶的历史也比较早。早在隋朝,西部丘陵山区就有一些大人家种植绿茶,当时金坛的“茅翠”和长兴的“紫笋”、宜兴的“阳羡”茶一起被称为贡茶三珍品。据史料介绍,唐宋年间绝大部分都是蒸青团饼

茶,只能煮、煎喝,泡茶到明清时才有。可以推断,金坛的“茅翠”不是今天的这种泡茶。清顺治年间,乾元观一带生产的“乾茶”,在江南是首屈一指。唐朝茶圣陆羽曾来过金坛,住在城里的“九房巷”东口头,和沧浪浴室相邻。金坛人为了纪念陆羽,在他曾经居住过的房屋门口镶嵌了一块水磨砖,上面写有“陆羽公所”4个字。他在诗人顾况(顾况是浙江人,公元790之后隐居茅山)的陪同下游过茅山。陆羽著有《茶经》,是他将物质性的茶叶提升到精神性的饮茶之道。顾况对茶文化也很有贡献,他写过一篇《茶赋》,其语句优美奢华、韵律考究,文字璀璨、意境深远,以高超的文学艺术手法,再现了盛唐茶事活动的场景,具有极高的茶文化典籍价值,对后世茶文化的影响十分深远。根据资料介绍,陆羽和金坛的戴叔伦是好朋友,陆羽比戴叔伦小一岁。戴叔伦遭政敌陷害被贬为东阳令时,陆羽作诗安慰,叔伦即回赠《敬陆山人二首》。之后戴叔伦辞官隐居南昌钟陵县小天台山,陆羽时常

去看望,两人常常对酒作诗,饮茶论文。为了招待好茶客陆羽,戴叔伦还在山上种植了茶树。公元789年5月,戴叔伦在容州生病辞官回乡途经广州,又逢好友陆羽,分别时戴叔伦作《容州回逢陆三别》相赠。

金坛人喝茶也有许多趣闻。金坛城乡有个老习俗——“吃杠茶”。乡里村里遇上大事要商量、邻里乡亲发生纠纷,一般都是到茶馆,用“吃杠茶”的形式来解决问题,也有称“会茶”、“讲茶”,通过吃茶讲公理,让社会上的头面人物或者德高望重的族长、“大先生”来评判。因此吃茶也成了民间议事的规矩。其实,这也是茶文化一种表现方式。

金坛茶叶发展能够有今天的景象和良好的基础,我们应该感谢一个人,那就是和唐朝陆羽同是湖北人的纪振纲。现在我们更多地要把纪振纲先生作为一个抗日民族英雄来宣传,这个没错,但是纪振纲先生为金坛茅山地区茶叶品牌的发展奠定的基础,功不可没,同样要重重的书上一笔。民国6年,也就是1917年,湖北人纪振纲来到茅山,创办了茅麓农茶公司,把金坛的“茅茶”以及之后的“旗枪”绿茶推向上海,成为整个沪宁线上的知名品牌,并且出口新加坡和东南亚。

茶是生活,茶米油盐酱醋

柴;茶是一种精神,茶可道、茶可雅志;

茶,还是一种文化,中国是茶的故乡,是茶文化的发源地。

茶,融合了养生学、礼学、文学、哲学等,博大精深,底蕴深厚。

或许是天意、或许是巧合,或许是受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多次与外国领导人举行“叙茶”、介绍中国茶文化、以中国茶为媒、搭建国际合作的友谊桥梁的启发。就在茅麓茶场喜庆百年,也就是纪振纲成立农茶公司100年后的2017年,金坛有几位爱茶人,思考并试图以“讲好金坛茶故事、推广金坛茶文化”为宗旨,与茶结缘,发起成立了“金坛茶文化协会”。

“春风泛绿丛,春云齐片片”。这是明朝后人对戴叔伦在小天台修建“茶圃春云”的评价。以诗歌为起始代表的茶文化,体现了茶文化的品味和境界。品茶讲究心境,注重文化氛围。人们常说“倒茶须得七分满,留下三分是人情”,便是告诉我们斟茶一词有做人的道理,有为人的人文涵养。

品茶如人生,接受平凡,接受遗憾、接受人生之不圆满,或许正是“海纳百川”的胸襟,或许才是圆满之理。

岁月流歌

回首

文/花花

一年的时光
分散在了不同的地方
如同月光被城池和田野分割

相识如此偶然
还记得说过的第一句话
不开心的时候忆起
就忆起了一座城市的名字
如同妈妈儿时的抚慰

古街的黛瓦粉墙油漆如新
灯笼里写满了过往
迎面走来挽手的情人
熟悉的心情里莞尔一笑
你喜欢古街的心情,胜过新街

你还喜欢原野,喜欢山林
喜欢里面跑动的生灵
你将海洋放上桌子遥望
放进七彩的小鱼
我数着九字,你说读久

夜里,诗歌是你的世界
母亲成了爱的代名词
写起母亲的时候
便写起了爱人
写起所有的思恋和温暖

一年的相怜
时光短了许多
日记厚了许多
回忆,在洒满月光的脚印里
日渐悠长

传说故事

明太祖命名“柚山村”

文/诸葛佩圣

现在的柚山村,得名于附近的一座小山。古代不叫柚山,明朝以前这个地方叫老虎山。

相传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兵伐陈友谅,途经金坛,驻跸顾龙山下,地方官员命人抬来几大缸用当地“标米”自酿的黄酒,犒劳讨伐大军。朱元璋饮后大悦,赞其曰:“纯稠如蜜,芳香馥郁。”因长途行军劳累不堪,加上酒味清香甘甜,不觉多喝了几碗,以致大醉。地方官员急忙寻找醒酒之物,有人奉上刚从树上摘下的新鲜柚子,朱元璋吃了后问道:“此乃何物?”答曰:“此果名叫柚子。”朱元璋大加赞赏曰:“甘甜有加,提神醒脑,哪里产的?”答曰:“此处住南数公里之遥,长荡湖东岸儒林的老虎山。”朱元璋连声慨叹:“老虎山柚子,绝佳水果,吾从未吃到过如此鲜美的水果。”

其实不是柚子有多好吃,朱皇帝行军作战劳苦,又多喝了美酒,吃了新鲜的水果当然感觉味道不错了。

第二天军队开拔,朱元璋命当地官员将昨晚饮剩的几大缸黄酒密封起来埋在地下,说待回头来再喝,可战争年代军队作战流动,朱元璋再也没有回到金坛。

三年后,朱元璋歼灭群雄,登基为帝,金坛官员将当年埋在地下酒进贡给朱皇帝,朱皇帝忆起此事,随即开封与群臣共饮。经密封埋在地下多年的酒更加甘醇如蜜,朱皇帝与大臣们一致赞曰:“好酒!”当即赐名“封缸酒”,并钦定为朝廷贡酒。酒后朱皇帝又想起了当年酒后吃的柚子,随即问金坛官员:“朕当年在顾龙山下,喝得酩酊大醉,幸有柚子解酒,那柚子是产在那个什么山啊?”答曰:“长荡湖东岸儒林的老虎山,皇上,此时也正是柚子上市的季节,知道皇上喜欢吃,你看我们也带来了。”皇帝曰:“产柚子的山应该叫柚子山。”从此以后,老虎山就叫柚子山了,柚子山下的村庄就叫柚子山村,后来为图方便顺口,当地人就简化成柚山村了。几百年来,柚山村的村名一直沿用至今。

回首

文/谢丽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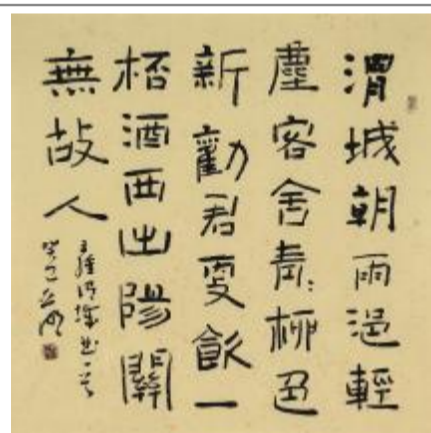
外河轮船的马达声
是童年对远方的念想
河水拍打岸边的狗尾巴草
世界的声音在浪花里回荡

那小街长长的石板路
是曾经滑向村外的一道霞光
欢腾雀跃的眸子

把护栏前那一幕夕阳
深藏

背着画夹的翩翩少年
怀揣朦胧爱意的梦想
在春天开满小白菊的山坡
绘就彼此许多次凝望
岁月埋进江海远远流淌

今日,一遍又一遍的
回首
似乎遇见了轻风画像的
温柔



杨亚明 作品



周钦忠 作品